

1969 年 1 月 19 号，我插队到甘垛公社沈团三队当了知青。从此，那里有了我的家。那年，我 16 岁。

这个家，一住就是十年。十年，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六个知青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陆续就有人上高中，或转户口，或进厂而离开了这里。当兵，上学，招工都和我无缘。因为无缘，我格外坚守，以为有个好的劳动表现能让自己得到什么。

在这里，我知道了农村的苦，农民的穷。我看到墙上写着“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红薯很好吃，我就很爱吃”的标语。我看到社员们起早贪黑，与天斗，与地斗。我看到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无大起色，虽无温饱之虞，却也没有其乐无穷，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我知道了，单靠种植粮食，集体富不了，农民富不了。天天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可粮没上去，全面也没发展好。农民除了被捆绑在集体的大田里，还能干什么？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贫穷才是光荣。

十年，我熟识了一批宽厚年长的男人，感受到来自他们水般的温润和大山般的宽厚。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农具、做农活，教我们怎样干才讨巧省力。领略了一批热情能干的女人的关心，她们帮我们洗被缝被，撮稻（稻谷碾成米后，须把米放在筛子里，靠手工旋转，使混在米里的稻子集中在最上面，再用手把稻子撮出来，不然没法吃。这活儿我们做不好。）

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从不骂人的生产队长王福海。下乡没几天，一位老奶奶就对我们说，告诉你们这些新农民啊，我们的队长好呐，从来没有骂过人，不像人家妈妈奶奶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真的从没听他骂过人，更没骂过娘。农民对待新农民的友善与关爱，从王福海对我们的照顾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下乡半年后，知青所有的政策性照顾都没有了，停止了粮油的供应。知青与农民一样，麦场吃面，收稻吃米。一个麦场，摊火烧饼，煮火烧饼，煮手擀面，煮挂面，煮面疙瘩，缺少作料，吃得天昏地黑，吃得倒胃。长了十几年，也没有这几天吃的面粉多。队长看我们这副活受罪的样子，于是开仓放粮，称稻子给我们。就是从这时起，直到我们离开，生产队每月给我们每人 70 斤稻子。70 斤稻谷碾成米不少于 45 斤，这是按每人一天一斤半米算的账。我们很感激，很感动，也很满足，这是我们这些新农民才能得到的待遇啊。

冬天，我们的柴火不够烧，福海队长说，你们到草堆上拔些草来烧吧，要省着烧啊。于是我们心安理得地烧着从草堆拔来的稻草。农民说，你们烧的草是从牛嘴里抢来的呢。我们才知道这烧草的不易。

10 月底的一天，我接到公司通知，让我次日参加国网扬州供电公司组织的工匠系列活动。因为工作太忙，就不愿意去，便向公司请假。领导说，你是市公司“寻找身边工匠”候选人，公司有且只有三名候选人，其他两个同志，一人在外省出差，一人在苏州培训，他们肯定去不了，如果你再请假，就没有人参加了。言外之意，这次活动我必须参加。领导都这么说了，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早早来到国网扬州供电公司大院，市公司詹干事把我带上一辆商务车，车上还有八名同志，他们也是参加本次活动的人员。大家相互打招呼，然后等待发车。这时候，有人问詹干事，“今天搞什么活动呀？”詹干事笑了笑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去了就知道了，肯定是件好事呗。”“会是什么好事呢？”大家开始“猜谜语”，有的说看电影，有的说听讲座，还有的说，不会让我们展示技艺？说到展示技艺，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我可是毫无准备。转而一想，如果是展示技艺，公司肯定会提前通知，总不至于让我们临场发挥吧？况且从詹干事的眼神里也觉察到，今天的活动应该是件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好事情，因而紧张的心情有所放松。

车子出发了，詹干事看着我们疑惑的神情，这才揭开谜底，“目的地——南京新华书店，活动内容——你选书，我买单。”大家立即鼓掌，车上的气氛顿时热闹起来。我更是激动不已，能到省城购书，而且用不着自己掏钱，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真是这样的活动吗？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再看看同车人，他们已经在讨论选取什么类型的书籍了，这还能有假吗？

南京新华书店到了，门口悬挂着横幅“扬州市图书馆暨南京新华书店‘你选书，我买单’活动”，落款是扬州供电公司、扬州市开发区人民法院，大门两侧的戗牌虽然很简洁，但“热烈欢迎”与“圆满成功”等字样格外醒目。我这才知道，与我同行的还有法院的同志。主办方让我们扬州的所有同志在门口照相留影。然后，在导购员的引导下，很有秩序地进入店内选书。

进入店内，给我的印象就是南京新华书店好大好大，书籍好多好多，来自各大出版社，遍及各行各业，涉及到不同领域，真是琳琅满目。置身于书的海洋里，顿感自己很渺小，知识很浮浅，“多读书，读好书”的想法油然而生。看到那些世界名著、现代文学、专业专著，都不知道应该选哪种，每本书都让我爱不释手。真想全部拿走，又害怕人家说我“贪”；想

那里有过我的家

□ 汪泰

春天，河边，田埂边，漫田遍野地冒出了一地麻菜。三四月，满眼的麻菜开花了，它们争着和油菜花比赛，虽然个头不大，却也开得热烈奔放。我们从它们长出的时候起，就从田边铲回来，洗净，用盐

腌了，生吃有点辣，炒了吃，香极了。福海队长说新农民不得咸，挑点麻菜来腌吧。于是这成了队长赋予我们的特权。社员们只有羡慕的份。

每天大早，福海队长站在出工牌下(出工牌就挂在我们知青住处的墙上)排工。一块木板，上面挂满了小牌牌，牌子上写着农活名，写着男女劳力姓名。在上面我们认识了课堂上没学到的字，薅草的薅，庾泥的庾，撂草粪的撂……

十年，我看到了憨厚的加祥和漂亮姑娘陶金之间美好的爱情，我看到了小龙和小七子不忌贫困相慕相爱，我听到了根香、定子、小兰这群姑娘们婉转又带着乡村野味的栽秧号子。

十年，我学会了大部分的劳动技能，能挑百多斤的担子，能扛百多斤的笆斗过独木桥，能把木船撑得飞快，能躺在草堆里呼呼大睡，能毫不在乎水田里黑悠悠的水蛇和扁扁的蚂蝗，更能毫不在乎衣领袖口上白胖的虱子、红通通的蛇蚤和扁扁的臭虫。

十年，我看到了我的近邻腊狗子兄弟俩的一贫如洗到依然的一无所有。

十年里，我看到了生产队里没有一个农家子弟靠推荐走进各级中专或高校。通过读书，走向社会，对于这里的农家子弟来说，是个奢望。

诡异的一九七六年，灾难的一九七六年，希望的一九七六年。终于，文革结束，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

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中、高等学校招生步入正轨。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离开生活了十年的这个家。这一年，我的邻居王国祥的儿子王富裕考上了大学，这是 1949 年以来这个庄子的第一人。富裕上了大学，给这里的农民子弟带来了看得见的希望。从此，接二连三的农家子弟进了高校，走进了城市，过上了他们的祖辈父辈们未敢想过的日子。这是改革之风的吹拂，是正常社会之必然。

这一年，中国的农村迎来了希望。改革，使农民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农民的钱袋子开始丰满，农民的脸色开始红润起来。

知青十年，从此，我再没有也不敢看不起农民。2018 年是上山下乡 50 周年，2019 年是我插队 50 周年。离开农村 40 年，对那里始终有着一种魂牵梦萦，是因为，那里有过我的家。

选书

□ 韦志宝

少拿点，又觉得“亏”。我在这种极为矛盾的状态下选书。我是一个比较满足的人，但不知怎么回事，对于今天的选书活动，则变得很是贪心。我见到了“互联网 +”，又发现了新能源建设等类型的书籍，都是我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书籍至少十种。如此实用性较强的书籍，怎能轻易放弃？我下定决心，那就“贪”一次吧。反正，我是贪书又不是贪财。带着这种想法，我接连选取了三十多本书籍，并绑扎成两捆，拎到小推车上都感到十分沉重和吃力。

选书活动持续了一个上午，我们九个人选取的书籍整整装满了三部小推车。比起他们，我选取的书籍很少，不但没有“贪”，反而“亏”了许多，真是后悔。我想，如果再有此活动，我一定见样拿一本，狠狠地“贪”上一回。

打有记忆开始，就记得所住的地方名叫芙蓉寺，也称芙蓉茶场，是个劳改农场，位于宜兴铜官山的南麓。农场职工的住家、学校等都建在山里，我童年的记忆都与山有关。每天抬头就能看到云雾缭绕的山峰，何时登顶一览成了童年的一个梦想。

童年春天的颜色是红色的，因为那里有种花叫“映山红”，漫山遍野都是。阳春三月，春雨滋润，雾蒙蒙的山中，粉红色的映山红争相开放。一丛丛、一簇簇，染红了山脉。远看一片红，近看满眼红，连山间的池塘都映着红。山花烂漫，到处弥漫着清香。女同学下课在学校边的树丛中转一下，回来时，头上就戴着粉红的花环，手里还捧上一束。那时的我对这片红除了看看也没多大兴趣，小伙伴们更多的喜欢穿梭于丛林里，手持弹弓，追逐着燕雀、松鼠等小动物，还在林子深处寻出一天然的小空地，地上铺上厚厚的落叶，躺在上面，乐在其中。听大人讲，山里有野猪出没，也亲眼看过护林工人抬着猎到的野猪下山，林间也常看到各种颜色、说不出名字的蛇，虽说有些怕，但还是感觉山就是家。

初夏，山里变得热闹很多，蚂蚱、四脚蜥蜴、天牛、甲虫等成了我们的新宠，每天都要逮上两个耍耍。看到大蚂蚁，要么找来个虫子看场百蚁觅食的大戏，要么追踪至蚁巢，挖它个底朝天；瞧见马蜂，立马闪开遁走，因曾被它蜇过，那不是一般的疼。山里有很多小溪，水至清，有小虾、小蟹，捉几只放玻璃瓶里带回家，总是养不活。偶尔也去水库用自制的工具钓鱼，钓的都是些小鱼。山上长着一种草，当地人称乌饭叶。端午时节，会被采摘回来捣碎，用叶汁加水浸泡糯米一夜，第二天用这个米煮饭，黑得发亮，清香四溢。

夏天下雨后，山脚边会有些小洞突突地冒着泉水。我和伙伴们会光着脚丫，在洞口边用红色的泥巴堆砌个围坝。望着汪洋的一池泉水，捧起尝下，清甜可口，满满的成就感。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水果的概念就是西瓜、苹果、桔子，而且平常都没的卖。偶尔会有人拉上一卡车来场里卖，也不晓得下次啥时再来。那会儿我们一点也不稀罕这些水果，因为山里有太

大肚瓜(小小小说)

□ 胡小飞

大肚瓜不是很胖，但很结实。据说他曾经跟人打赌，一口气吃了八碗粥，从此大家都叫他大肚瓜。

大肚瓜在家排行老三，初中毕业后学了门瓦匠手艺，拜了三年师，送了三年礼，三年技成，再也没送过礼。师傅表面不说，背后总叨叨大肚瓜太现实，大肚瓜左耳进右耳出，只当过耳云烟。大肚瓜学艺用心，干活麻利，青砖上手，向空中抛个圈找好棱角，瓦刀挖泥，刷刷摊上砖块四周，稳稳压在下面的砖上，看得人眼花缭乱。一面墙，人家砌三天，他两天就砌好了，而且根基扎实，上下平齐。邻居高老二，学瓦匠五年，砌出的墙不是东扭西歪、凹凸不平，就是沙浆不满、灰缝不直，生活做几家，被人回几次，气得他娘破口大骂：二炮子哉，做生活不争气，不如大肚瓜放个屁。

大肚瓜人高马大，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挑把红麦、割稻脱粒样样不落人后。农忙时，大肚瓜扁担上肩，一头担起六捆稻把，大步穿行在狭长的田间小路上，老远就能听见他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乡人都愿意跟他家换工，并点名换大肚瓜，不换他哥。

年满二十三岁，陆续有人给大肚瓜张罗对象了。见了几个姑娘，都没有下文。家里人一打听，都说大肚瓜一身老蓝布，穿衣不考究。大肚瓜狠下决心，到城里定做了两条喇叭裤，还跟朋友学了两式“迪斯科”，偶尔听见谁家收录机里放出的《阿里巴巴》，还能扭几下屁股。终于，大肚瓜跟澄子河南的张姑娘好上了。张姑娘从小没了父亲，乖巧懂事，长得水灵，很讨大肚瓜娘喜欢，逢人就说，这姑娘长得好，人也好，做亲呱呱叫。第三次上门，大肚瓜换了身崭新衣裳，提着两瓶麦乳精和蜂王浆，高高兴兴来到张姑娘家。几句客套话过后，大肚瓜表示想和张姑娘“下小定”，姑娘母亲认为婚姻大事，不宜操之过急，相处一年半载较为妥当。大肚瓜不高兴了，让姑娘家人给句痛快话。姑娘母亲火冒三丈：要么等两年，要么拉倒。大肚瓜一把捞过麦乳精和蜂王浆，气呼呼摔门而去。姐姐怪他太鲁莽，不该把东西拿回来，大肚瓜撇撇嘴：“孝敬她，不如孝敬我老娘。”从此和张姑娘再无往来。

第一次见王姑娘，大肚瓜就被她招牌式的小虎牙迷住了。王姑娘

家境殷实，时髦的“波浪卷”披在肩背，走路时一颤一颤，看得大肚瓜娘眼睛眯成了一条线，逢人就说，这姑娘长得好，人也好，做亲呱呱叫。鸟语声声，稻香阵阵，秋收时节，王姑娘上门“抢忙”，大肚瓜就像吃了兴奋剂，扁担上肩，一头担起八捆稻把，步伐比平常迈得更有力，号子比平时喊得更响亮。姐姐担心他的身体，跟母亲小声嘀咕：为了表现，不顾身体，大肚瓜夸呢！有王姑娘在，大肚瓜总有使不完的力气。

草绿的春天暖风融融，大肚瓜用一辆拖拉机和八十元“开门封”把王姑娘迎到了家。瓦匠不干了，他在村口买了间小屋开起了修车铺，方圆十里独此一家，修车生意红红火火，小日子过得有模有样。修车铺渐渐成了地标式“建筑”，遇到寻亲问路的过客，当地人总会说，大肚瓜修车铺向北里……

什么来钱干什么，大肚瓜就是个钱锥，乡人都这么评价他。农村开始流行生日蛋糕，大肚瓜一合计，十块钱不到的原料做成蛋糕可以卖几十元，比修自行车来钱快。一个深秋的清晨，大肚瓜修车铺的墙上多了“订做蛋糕”四个大字。奶粉、蛋清做奶油，面粉、蛋黄做糕胚，五彩的果酱描花点缀，最后弯弯曲曲写上某某福如东海、某某寿比南山。“蛋糕不丑，就是字太烂。”每每见到顾客嫌弃的表情，大肚瓜总是笑着露出两颗大门牙：“字虽烂，但是东西货真价实。”时间一长，客人也见怪不怪。一次，一位娇小的女顾客来店里订做蛋糕，大肚瓜跟修车的主顾打个招呼，双手往验车胎的水盆里一伸，搓了两下，急忙跑到屋里做蛋糕，看得女顾客汗毛直竖：“老板真不简单，一双手两边捞，修完小车做蛋糕。”女顾客的评价慢慢成了人们谈笑大肚瓜的顺口溜，大肚瓜一般笑而不答，偶尔也争辩两句：“干净干净，吃下去生病，邋邋邋邋，吃下去发达。”

尽管他这么说，蛋糕房的生意仍然每况愈下。大肚瓜索性关了修车铺和蛋糕房，承包二十亩地养起了罗氏沼虾。经过两年的“投石问路”，大肚瓜的罗氏沼虾养得风生水起，还在城里买了房。每年开春到十月清塘，剩下两月他也没闲着，跟着乡人到城里打零工。姐姐劝他：生的姑娘，不用给自己压力，剩下两月养养身体。大肚瓜一脸无奈，姑娘臭脾气，到人家受不了气，还是多赚钱招个女婿比较妥当。一想到传宗接代，大肚瓜充满了动力，就像当初看见王姑娘一样。

多的美味。夏日山间灌木中有种我们称之“杨梅”的红色甜果，现在看来应该是叫“空心泡”的蔷薇科植物。约上好友，带上塑料袋，一个下午能摘上一袋。凯旋回来时，边走边吃，满嘴的甜美。不止“杨梅”，山间还有毛栗、洋生姜等。到了秋天就更多了，有山楂、核桃、野柿子、松子等，那些山里的野味至今难忘。

因多是松竹，秋冬季节，山仍然苍绿，只是冷清了许多。进山玩耍，有时身上会粘上密集的针草回来，其中就有苍耳。那时最常见的恶作剧就是把苍耳揉进别人的头发里，特别是捉弄女生。到小学高年级后学校秋游组织我们登山，终于爬上了山顶。在山顶放眼看，画卷美极，还豪情万丈。山巅绝壁处，有一洞，常有老鹰在附近游弋，我们都叫它老鹰洞。那里只能远远地看，乱想着里面可能有着什么。每年冬天山里都会降几回大雪，银装素裹的铜官山格外雄伟。雪后，我们常在竹林里嬉闹，互相踹着身边竹竿，躲闪着震落的积雪，穿梭往来，好不快活。

1990 年我 15 岁的时候，离开了那座山，离开了那个叫芙蓉寺的地方，北跨长江来到了古运河畔的孟城。一晃快 30 年了，期间去过许多名山大川，虽然风景优美，但总比不上我记忆深处，那座童年里摸爬滚打、吃喝玩乐的铜官山。

老街铁匠铺

□ 黄海涛

老街是被人走老的石板已经麻木古井还在唠叨着邻家的事事但时光还很年轻铁匠铺大写的字已经斑驳

墙头草不停地招唤稀疏的行人

打铁人的汗水浇灭了烧红的废铁

我取一段夕阳

无须炼火

请打铁人为我打一把

永不生锈的剑

我要浪迹天涯

去寻找昔日的时光